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五十一
五十三



13

849

246



同 4 3
辨 849
卷 24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總序

夫人之生也分五氣之秀肖兩儀之體形貌既辨名
字以立發於天資之謂性通於物理之謂識守道而
舉之謂德循善而動之謂行尚其所愛之謂好學而
後能之謂藝繫於窮通之謂天命非繇性情之謂人

事反於善道之謂惡舉是九者亦可以周物之變矣
若夫挺執志操綽有度量襟抱夷曠才用敏給公方
亮直而克固其守高尚潔素而不累於物以至質樸
而遲訥聰悟而機警剛勇而多力詞辯而強記疏蹤
而率意矜嚴而自法者皆性之品也若夫智慮宏遠
謀畫沉邃詳達典憲精別人物研幾微之際而觀其
未萌達性命之理而知其定分有犯無隱得盡規之
道見賢思齊敦慕善之志通禮制之升降察緒續之
臧否知止而不殆聞義而厭服者皆識之品也若夫
敦仁孝之本宣忠義之烈豐友悌之愛昭賢懿之名

敦信以待人克讓而後已誠明昭感陰騭敷被儉約
是守長厚成裕撝挹以自牧矜慎而用全或恪居厥
官世濟明德勵清白之節勤幹蠱之業循守常道韜
晦其才或圖報舊恩固辭爵賞解紛競之患遠勢利
之交不處嫌疑之間安於貧窶之際獨守介節放於
隱居以至改過自新報怨以德輕財好施分災救患
敦托孤之義儉節終之禮者皆德行之品也若夫酷
嗜所愛湛樂于酒崇聚編簡喜接過客奉清淨之化
依圓寂之教醞籍於風度畜養於性情務爲清談競
餌丹石者皆好尚之品也若夫勵志儒素刻意文翰

冊所... 孝一
勤勞師問游息率塾裁著於詞訓敷述於已志揚推
精允談說明辯博識於異物多能於庶事射御臻詣
筆札極精博奕甚工筭數通妙善兵家之技審音樂
之旨習工巧之業明方術之用達醫診之理極圖繪
之事究人倫之法明地域之占者皆藝術之品也若
乃運之否泰數之修短或榮進于世寵貴而隆盛或
廢滯于時憂患而沉棄或攀附而齟起或周游而不
遇或家列鍾鼎或貲無擔石以至流罹于厄難嬰仍
於美疾招累而被譴非辜而罹累感歎無所憂愧交
懷或遁伏以苟生或困躓而貽辱者皆天命之異也

若乃世襲厥官家著訓法結好姻婭出繼入後民立
於祠祀家職於賜書宵寤有徵謠言多驗著休忌之
令註名諱之文陳出餞之儀附置郵之信或多獲於
時望或釣譽於天倫以至內舉其親自薦其器宴賞
爲樂贈問有宜論交友生垂戒諸子游謁雅素慰薦
所知請老而引年挂冠而退處膺奪情之命馳畫節
之譽隱忍於恥媿披列於寃訴圖復仇怨作爲隱諸
知將亡之期遺未亂之命者皆人事之異也若乃資
質草陋性識顛蒙輕躁而寡謀吳懦而無勇恢諧而
縱辯術鬻以自矜乏知人之明昧舉士之理封執偏

見溺於私愛偷薄而無向猶介而失中吝嗇自資隘急成性述作狂簡學識孤陋以至反忠孝之理乖義睦之訓賦姦險之性極讒邪之體殘忍不道奢縱自安虧失禮章貪免賄賂奉上無恭肅之節在官極阿附之邪蹈善不終作偽彌拙好忿嗜怒詆訐於衆多忌賢能交構於禍患肆莠言以嗤誚摘缺望以譏刺文飾其短黨比所親厚誣善人巧窺榮宦豐葬送之禮任伉俠之氣以至極沉湎之過恣惟薄之亂妖惑以蠱衆厭勝而徼福咎徵旣集陰報斯至或亡匿而延喘或敗類而伏辜者皆惡之品也夫以天地和粹

之精凝而爲賢明爲正直其行不同而皆底於善陰陽舛沴之氣聚而爲愚闇爲姦回資性不類而皆底於惡善惡之際事以萬殊加以天命之難諶人事之多故紛綸古昔非可槩舉今但采明著前志可以戒勸者類之千篇其有姦臣僞迹亦附于後凡總錄部

二百四十二

孝

夫孝三德之本百行之先也凡爲人子者生盡乎養沒盡乎禮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欲報之恩昊天罔極此孝之至也昔仲尼爲曾子述孝經自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至於庶人孝之道盡矣後之人有以見先聖之行成賢弟子之美千古而下以為義訓孝之大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之謂也是知聖人述作之旨以孝為德本教之所繇生風化之大也故南陔白華之篇辭亡義存垂乎勸戒今之所述者歷選前代名臣吉士奉親有聞者咸著于篇

穎考叔穎谷封人也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申國今南陽宛

生莊公及其叔段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簡

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愛其

叔段欲立之

欲立以為太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東

號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

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太叔

公願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既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

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鄙鄭邊邑貳兩屬

公子呂曰國

不堪貳公將若之何

公子呂鄭大夫

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叔段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

公曰無

庸將自及

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

貳兩屬者

今皆取以

至於廩延

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子封曰

可矣厚將得衆

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

公曰不義不彊厚將

崩為臣不義於君為弟不親太叔完聚完城郭繕甲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

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啟開也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

太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遂置姜氏于城穎城穎鄭地而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穎考

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而食

不暇羨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占賜賤宦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繫我

獨無繫語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

其誰曰不然隧若令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

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子不已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

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

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寵驪姬有二子長曰奚齊

次曰卓子驪姬欲立奚齊謂太子申生日君夢齊姜

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食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

內 公田姬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

明公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繇太子太

子奔新城 新城曲沃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子辭

君必辭焉 以六日之狀自理 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吾自理則姬死

樂不樂為繇吾也 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魯僖公四年十二月戊申縊于

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國語又載晉獻公將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荀息不

鄭里克乃別蒸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

足乃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

子曰吾聞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

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

焉且夫問父之愛而嘉其明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

有不貞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

矣吾其止也申生祭其母齊姜於曲沃薦胙於獻公

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獻公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

子曰為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

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

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

人誰納我我自殺耳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又

云獻公將殺申生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

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彰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

而入是重困也吾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

死吾伏以俟命申生將死使猛足言狐突曰申生有

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

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

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其君

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子其將衛
 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語築宮成驪姬又曰吾夜
 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
 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致福於
 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食公田來
 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自君君將食驪姬跪曰
 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墳以脯與犬
 而犬死驪姬下堂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
 何遲於為君君謂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也是何與
 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
 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
 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
 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
 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
 矣糾脰而死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
 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涓

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
 思而作涓陽之詩焉

晏嬰齊大夫父桓子以魯襄公十七年冬卒晏嬰麤

衰斬斬不緝也衰在苴經帶杖管履苴麻之有子者

杖管履管前麤三升布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畧同

草草亦非喪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

服正文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盧已

遜辭以答其家臣不解故譏之子野魯襄公妾敬歸之子也二十一年六月公薨於

楚宮立子野九月癸巳卒毀也遇衰毀瘠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慕謂小兒隨父啼呼疑者衰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

曰豈若速反而虞乎

速疾也

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

也 哀戚本也 祭祀未也

皐魚哭聲甚悲孔子聞之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魚

也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

喪何哭之悲也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

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吾失之二也

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

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

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

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伯魚孔子子也 各鯉猶尚也

夫子聞之曰

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

嘻悲恨之言伯

魚聞遂除之

孟莊子魯大夫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

子仲孫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高子皐孔子弟子各柴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

年

言泣無聲如血出

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言人不能然

少連太連東夷之子也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

期悲哀三年憂

顏丁魯人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其反而息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參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下使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所以

多也樂其建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

焉堂高九仞椽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

非為賤也悲不建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又載曾子仕於莒得粟三乘方是之時曾

子重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其父曾嗜羊棗

而參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孟子曰膾炙與羊棗孰

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亡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

羊棗孰與膾炙美也孟子曰膾炙哉

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

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

名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啟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

使弟子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此

喻已常戒慎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

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而識之

閔損字子騫孔子弟子目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勸

靜盡善故人不得非有非間之言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下堂而傷其足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日善哉爾之間也吾聞諸

曾子聞諸孔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唯人為大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怠孝也今予忘

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為雖一舉足而不敢

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

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乎殆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

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及於

當錄其直直則不服其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

不敢以忿言來也

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

其母死五日而不食日吾

悔勉強過禮也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惡猶何也

漢石建萬石君奮之子建為郎中令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歸謁親

郎官五日一下

入于舍竊問侍者取親

中帶廁輸身自澣灑

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衣也廁輸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

也世謂小袖衫為廁輸輸音授灑先禮切

復與使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以為嘗萬石君卒建哭泣哀思杖屨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馮塘以孝著為郎中署長

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切

公孫弘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位至丞相

霍去病父中孺河東平陽人

中讀曰仲

以縣吏給事平陽

侯家

縣遣吏於侯侯家供事也

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

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

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

既壯大適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

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郊近於郊界

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

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趨人拜謁

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

孺扶服叩頭

服音蒲北切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與弟倫俱沒官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輒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位至侍中駙馬都尉

杜延年父周爲御史大夫延年後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皆易其處

韋玄成父賢其先魯人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而韋賢次子舜留魯守墳墓位丞相

翟方進爲丞相身旣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修行飾供養甚焉

原涉父爲南陽太守卒時少行三年喪者涉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涉位至天水太守

後漢梁統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主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

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位至太傅

樊儵宏子也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光武嘗遣中黃門朝暮送飧粥位至光祿大夫

鮑期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位至衛尉

祭遵喪母負土起墳位至征虜將軍

祭彤早孤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位至太僕

魯恭父建初爲武陵太守卒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恭位至司徒

孔奮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其菜茹位至武都太守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蘆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

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

廉范祖丹爲王莽大司馬庸部牧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鈞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位至蜀郡太守

劉平本名曠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與母俱匿野

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還之位至宗正

陸續會稽人爲州別駕從事刺史尹興坐楚王英事徵詣廷尉續考掠備至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名將案之續曰因食饋羨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

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

鄧彪明帝時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

班超字仲升固之弟為官寫書受命以養老母明帝問固知之除超為蘭臺令史

王琳字巨尉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家廬號泣不絕

桓典喪母事叔母如事親位至光祿勳

趙孝為衛尉以孝行聞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讓行已類於孝

江革齊國臨淄人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嘗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却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欸愿謹也欸

誠也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

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北案以北之革以母不欲遙動自在

轄中輓車不用牛馬繇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名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位至諫議大夫

彭修會稽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因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位至吳令

馮豹衍子也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位至

尚書

竇章以三輔遭羗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外黃縣屬陳留故城

在今汴州雍丘縣東

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位至大鴻臚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位至尚書

樂恢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位至騎都尉

汝郁性仁孝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守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及親

丹府元龜 卷之七百五十一
歿遂隱處山澤

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位至魏郡太守

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義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因不可測往日之喜乃

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周磐潯南安城人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

墳之卒章慨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

父母孔邇

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頻除任城陽夏重合三

縣令思母棄官還鄉里及父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不就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友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友父茹堯時隱人

霍譖遷金城太守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位至光州牧

趙咨以燉煌太守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年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錄此益知名

韋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醫療數年乃起位至大鴻臚

鄧隲母新野君寢疾隲兄弟竝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間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

間封西華侯
隲之弟也 賜安車駟

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鄉第竝居家旁間至孝骨立有聞當時位至特進

桓麟為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薛苞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

乎哀徵拜侍中不起

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徵博士不至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遁往乾室徵大中大夫不拜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袁閎字夏甫父賀爲彭城相閎徃省謁變名性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鱗贈衰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

陳紀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父母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尙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位至大鴻臚

楊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
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種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位至
太尉
孫期濟陰成武人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
奉養焉司徒黃琬辟不行

謝該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

崔寔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拜遼東
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位至尙書
虞詡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
奇之欲以爲吏詡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位

至尙書令

張武吳郡繇拳人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
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
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大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
至亡處祭醮泣而還太守第伍倫嘉其行舉孝廉遭
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李充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樹者充手自殺之
嘗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位至左中郎將

廖扶父爲北海太守坐羗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
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

吾豈爲名乎遂絕去世外專精經典
李應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
里位至侍中

孔融年甫十三甚母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
孝位至大中大夫

郭林宗有至孝遭母憂嘔血發病歷年乃瘳徵有道
不就

种劭爲益梁二州刺史會父拂與李摧等戰死竟不
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

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

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

共攻李傕郭汜以執其仇與汜戰于長平觀下車敗

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胡廣爲太傅錄尚書時年已八十心力克壯繼母在

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

率禮無愆

鮑昂有孝義節行初父得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

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

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

皇甫堅壽者嵩之子也董卓與嵩有隙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走雒陽歸投於卓卓乃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兒嵩囚復拜嵩議郎

蔡邕性篤孝母嘗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位至左中郎將

朱雋少孤母嘗販繒爲業雋以孝養位至大司農

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後爲冀州牧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哂後爲袁紹別駕

徐庶字元直荆州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劉備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庶與諸葛亮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位至左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魏劉正舒作武子也仲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從以至死亡

鮑出字文才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居本縣以飢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惑不敢逐之須

臬出從後至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竟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後一頭斫賊殺四五人賊走復相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青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

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將客南陽建安
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
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
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
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
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黃郎父爲本縣卒及爲君長自以父故嘗忌不呼鈴
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

高柔父靖爲蜀郡都尉時天下大亂柔從兄幹袁紹
甥也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購道
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
不嘗三年乃還位至大尉

杜畿字伯侯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在荊州數歲繼
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位至尚書僕射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
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
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
殺之不易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
躬耕守節位至大司農

曹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

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位至大司馬揚州牧

王脩字叔治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位至奉常

王烈遭父喪泣淚三年太原人後避地終遼東王相任嘏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孝見稱

王基字伯輿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

高貴卿公時爲嶺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進封安樂侯上疏來分戶二伯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撫育之德有詔特聽

趙昱年十三母嘗病經三月昱慘戚消瘠至日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里稱其孝

吳顧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大帝爲作布衣一襲皆麻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嘗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

泣服未闕而卒

賈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位至濡須督

劉繇字正禮年十九從父躡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繇是顯名

劉基繇長子也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漢末爲振武將軍揚州牧

孟宗爲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嘗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時禁長吏以喪去官持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

諸葛瑾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位至大將軍左都護

陳表武庶子也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其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顏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于大義公正如此繇是二母感悟雍穆位至偏將軍

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

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位至偏將軍中夏督

冊府元龜

淮南子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孝第二

晉王祥字休徵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繇是失愛於父母每飭掃除牛下祥愈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有母柩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

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
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位至太保

曹志爲散騎嘗侍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
失常

李喜初辟太傅屬因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喜母病
篤乃竊踰泚氏城而徙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節操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
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
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
創息未嘗解衣飲食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詔徵

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
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旣無伯叔終
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強近之親內
無應門三尺之童煢煢孤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
病嘗在牀第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上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嘗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違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
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况
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官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
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
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

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
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
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僮僕保卒餘年臣生當隕
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各不虛然哉乃停名
位至漢中太守

荀顛爲司空年踰耳順孝養烝烝以母憂去職毀幾
滅性海內稱之

何曾有清德傳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
事其親者其頌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

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
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
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
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
曰頽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
其敬亡盡其哀予於頽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六
十而孺慕予於頽昌侯見之矣位至太傅

李宣伯遼東襄平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
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
所從宣伯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無所見欲行喪

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婚娶後有隣居故
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服制燕國徐邈與之州
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宣伯遂絕房
室嘗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宣伯既幼孤母
有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
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繇是以孝聞

伯不識生母及有識蔬食
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也

邈詵為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
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任堂北壁外假葬開戶
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力術喪過三年有馬八匹

輿棺至冢負土成墳

傅咸自尚書左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

羊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墓寢頓十餘年位至征南大將軍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

許孜東陽吳寧人二親沒哀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乞求來助孜晝則不迺夜便除之孜以方苦大功乃

棄其要鉏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積二十餘年

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餘具孝感門

子玉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褒父亡作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州郡禮辟令具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

墓前自杖三十鄰人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哀
每拜之

孫晷富春人以孝行聞父母嘗饑雖諸兄親饋而晷
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
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籓
屏之間隱息以待不令主人知之

王戎字濬冲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
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晏悴杖然後起裴
頽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不免滅
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

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
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
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
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王接字祖游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
子哉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位征虜將軍司馬
傳宣字世引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
閻纘字緒伯博覽墳典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
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
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

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
王況字處道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
母寡嫂以孝義稱位尚書令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毀過禮位
折衝將軍

盛彥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
流涕仕本邑小中正

鄭默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
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目默始

山濤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

於色養然職有上下且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

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

韋忠平陽人也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

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

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馬服闋遂廬於墓

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

王堪遭父喪居於墓次位汝南內史

荀崧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雒崧與百官奔於密未

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

泣賊至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

冊府元龜 卷之七十一 孝一
夜方蘇葬母密山

潘尼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任位太嘗卿

嵇紹字延祖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以父而得罪靖居私門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嘗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役以他人不如已之誠至也位至侍中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三旬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嘗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之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之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劉殷七歲喪父服喪三年未曾見齒事曾祖母王氏以孝聞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

桑虞魏郡黎陽人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襍米足以勝哀虞諸兄任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

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
范粲爲武威太守以母老罷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
重鎖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涓令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
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
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
之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
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
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及雒京傾

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墓壟不志賊
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王長文廣漢人州府辟命皆不就後成都王穎引爲
江原令或問曰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
親非爲身也

庾闡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
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冠
絕酒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
辟之皆不行位吳國內史

王允之爲建武將軍錢塘令以父舒卒去職旣葬除

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
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嶠海內名士不
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畧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
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

陶侃爲荊州刺史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
爲作史侃每飲酒有定限當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
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日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
故不敢踰

何奇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
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教養朝夕色養嘗患其鮮
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縣涿
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
杖而後起

卞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
累辭不受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天性狷
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
令時壺家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
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
蘭陵爲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
思暫之郡真得許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日貪

榮直欲自致異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
自陳軼旣梟縣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
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
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名壺爲尙書
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
歲爲先母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
陋賤不能榮親家業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
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私無效如彼私情艱
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
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隆著誠不得私其身今

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恭叅式竝以明
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卞
琮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
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祭何哀孤之
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壺後征蘇峻
苦戰死之二子眡盱見父沒相隨赴賊見害壺贈侍
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
其子眡散騎侍郎眡弟盱奉軍都尉眡母裴氏撫二
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哉徵士翟湯
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嘗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

何充為東陽太守以墓被發去郡

臣欽若等日以墓謂其親之墓

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令

劉超為射聲校尉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

鄧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正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位右僕射

吳隱之字處默遭母喪哀毀過禮嘗食鹹菹以其味掇而食之位金紫光祿大夫

應詹字思遠魏侍中璩之孫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位平南將軍

祖約性不孝少孤貧嘗自炊爨以養母位光祿大夫顧眾字長始驃騎將軍榮之族弟父祕交州刺史眾出後伯父早喪終事伯母以孝聞位尚書僕射

范滂父早卒少孤貧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位安北將軍

陸曄字士光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爲鄉人書曰上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位衛將軍

孔掄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位會稽內史

徐逸遭父憂逸先患疾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州里傷悼識者悲之位驍騎將軍

張翰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爲齊王大司馬東曹掾

郗愔字方回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位司空

謝沉字行思少孤事母至孝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

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閒居養母不交人事

顧和爲國子祭酒母憂去職居喪而孝聞旣練備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郎喻旨和每見崔暹輒號跳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徇義吾在嘗日猶不屈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抵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康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在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

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丁餘上遂下起服闋然後視職

高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厭每致甘肥於母悝後爲丹陽尹封建昌侯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子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穆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爲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繇是見稱

上蒙事諸母甚謹俸祿資產嘗推厚居薄位司徒左長史

范宣陳留人也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

居于墓側

范毓齊盧人也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

桓癸子雲爲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於墓次詣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蒞職

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父喪服闋孝武帝召爲太

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位荊州刺史

桓玄襲父溫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竝異之

孟陋武昌人也少孤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之曰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

後從言繇是名著海內

王華父廡王恭舉兵假廡建武將軍令起軍助爲聲援及恭罷兵廡怒廻衆討恭戰敗奔走遂不知所在華以不知廡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至宋時貴顯一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不飲酒有讌不之詣若宜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位護軍

劉敬宣父牢之鎮西將軍敬宣八歲喪母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叅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

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位冀州刺史

前燕李績字伯陽范陽人父產仕石氏爲本郡太守
績以風節知名清辨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
龍親征段遼師以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關季龍大
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攘疆場
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
咸思效命非惟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
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以年災歲儉家有菜色困
弊力屈無所取濟違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

少壯節喜而恕之於是獲免

宋孔季恭仕晉爲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安帝隆
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

謝方明有志行晉末孫恩之亂父冲伯父逸皆遇害
於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
而營舉凶功盡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雖平世
備禮無以加焉位會稽太守

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近驃語綜我不能
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

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驟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
爲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鬼賊因斫驟綜
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
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
可殺殺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竝得免後爲遂
昌長

臧熹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
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熹
位光祿大夫

胡藩少孤居喪以孝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
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位太子左衛率

蔡廓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位禮部
尚書

孟懷玉爲江州刺史丁父艱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
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

張敷吳興太守邵之子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
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
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
每至感思輒開筍流涕見從母嘗悲感哽噎爲司徒
有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敷徃奔省自發

冊凡元 卷二
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
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警之輒更感動絕而復
蘇茂度曰我異警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
暮而卒瑯琊顏延之書弟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
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
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清問無睽薄暮之人異其方
見慰悅豈謂中年奄爲長往問聞悼心有兼嘗痛足
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
如此

羊崇廣州刺史希子希遇亂被害時崇丁母憂毀瘠

週禮及聞廣州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
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于是進路父葬畢不勝哀
沈翼慶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公解言
上位祠部尚書

周績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
成人奉兄如事父

宗炳字少文南陽徑陽人父繇之湘鄉令卒炳居喪
過禮爲鄉間所稱

謝朓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
疾晨昏溫清嘗藥奉膳不闕一時動心戚顏未嘗暫

改恐僕役營疾懈怠躬自執勞母病畏驚一家尊卑感躡至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

謝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

賈思會稽諸暨人少有志行母亡未葬爲鄰火所逼思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襯得免思及栢俱見燒死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三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嘗居墓側未嘗暫違

戴顓譙郡銓人也父達兄勃竝隱避有高名顓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滅性因此長抱羸患顓勃竝受琴於父父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造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

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不有呼其名者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竝餓死法宗年小流逆至十六方得遠歸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母兄冢墓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侵乃操刀浴海見枯骨則刻肉灌血如

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嘗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劄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糞傳之卽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聚饋無所受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余齊民晉陵人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殂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內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嘗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

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日相見何難於是號
呼殯所須吏便絕

何子平陳郡陽夏人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
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
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日尊老在東
不辨嘗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
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
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顛之爲
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知州中差有微
祿當啟相留子平日公家正取信黃籍年既至便應

扶持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
又切微情覲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日實未及
養何假以希祿覲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
供養後爲海虞令母喪去職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
絕而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
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闕俄頃叫慕之音嘗如袒括
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
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雨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爲
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
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明帝泰始六年

爲管冢擲十年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

袁彖顓弟子也顓在雍州起事見誅明帝投顓屍江中不聽歛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後廢帝卽位乃得改葬顓從叔司徒粲舅征西將軍蔡興宗竝器之

沈演之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允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

沈冲父懷文爲晉安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明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吳達吳興烏程人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蓆裹之埋於村側旣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達夫婦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衆

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備力報答焉

許胎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胎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卽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胎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尙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繇此得釋胎先父母皆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其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節操隱迹避人唯與同郡范顛善亦嗜酒相得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夾布飲酒

眠覲以卧具覆之百年引去謂顛曰綿定奇濕因流涕悲慟顛亦爲之感動

阮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位臨海太守

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世道之子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備貨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辨有肴味唯滄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日不嘗鹽菜者

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理所畢營冢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工乃閑練又自賣工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券每讓遲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賑勤未嘗暫替所餘天備貨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以又以夫直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以爲祠室每至節歲蒸嘗於此

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亦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疋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日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嘗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沈林子年十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絕

聲王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強親何爲空自殄滅林子
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讐未復故且苟
存耳一門旣陷妖黨兄弟竝應從誅逃伏草澤唯慮
及禍而沈預家甚強富志相陷滅林子與兄晝藏夜
出卽於所居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兄六喪儉而有禮
位西中郎兵參軍

虞棕字景豫少而謹正有至性父秀之亡棕東出奔
水漿不入口位正員嘗侍

雙泰真隨郡人有幹力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名不肯
來後泰真至江陵有以告攸之者因留補隊副厚加

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
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
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而去
泰真旣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
一萬轉補隊主

徐文伯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
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位都陽正嘗侍

秦綿河南人遭母憂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
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
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

告人日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袁粲初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墀叩頭流血墀
碎傷一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
彌日後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
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禮日及
祥變嘗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平珍授中書監
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為府固不
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
受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校釋

總錄部 三

孝第三

南齊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父耶利魯郡太守宋文
帝元嘉中没于魏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没即
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耶利後仕魏中書戒懷
慎不許如此懷慎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同没魏模

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冠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問之曰崔耶利崔模竝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迴車欲令忠孝竝知臣子兩節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祖湛之父聿之竝為宋文帝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孝武升陛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

張岱仕宋為司徒左西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徙貫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察也

王寬仕宋明帝泰始初為隨郡太守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西為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偽太守劉師念救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

形

王儉初仕宋為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始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事始不行

顧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帝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禮部郎

劉善明仕宋爲直閣將軍時青州沒魏善明母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後廢帝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可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

劉俊仕宋爲散騎侍郎桂陽王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朱雀航戰死俊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頭後傷缺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警俊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慘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撤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耶當深顧徃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慘初免喪太祖欲使領父軍名見俊兄弟皆羸削收貌於是乃止後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泣

俊兄弟以勛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東昏卽位改授散騎嘗侍領驍騎將軍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

袁廓之父景攜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此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嘆曰有子如裒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謂親戚曰阿彌便是今世曾子瓛小名也

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體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位征北司徒記室

江敷爲中書郎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並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卽位敷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敬乞自解

蕭惠基仕宋爲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卽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

褚淵爲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
養固辭衛尉不許爲中書令受顧命遭庶母郭氏喪
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暮年不盥櫛唯泣淚
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
軍本官如故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
職固辭又以時及暮祭乞解職並不許

賈棲長淵之子淵世傳譜學魏人王泰寶買襲卿邪
譜以淵坐披求當極法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
之免淵罪棲長位北中郎參軍

孫琰太原人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

母哀之後有疾不使之知也

杜棲爲豫章王疑西曹書佐以父京產年老歸養怡
情穠畝肥白壯長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
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能哭不食鹽菜每營
買祭奠身自看侍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
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
滅至祥禪暮夜見其父慟哭而絕

顧歡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
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嘗延百人歡早孤
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學者繇是廢蓼莪

篇不復講位揚州主簿

薛淵汾陰人父從安都爲宋徐州刺史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北人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武帝卽位淵爲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援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贖梁州刺史崔惠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援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嘗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訴便

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母旣不得又表陳解詔不許後魏使至帝爲淵致與母書

江泌濟陽考城人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艱不忍食劉靈哲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宋泰始中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

蕭淑明南蘭陵人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疾躬禱夕

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

謝滄為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為安城內史後為

侍中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武帝勅令速拜別停朝

直

張融為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

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父沒于魏文殊思慕泣血蔬食

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滄拔為功曹不就

樂願字文德為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願忽思戀

涕泣因請假還中路得父凶聞願便徒跣號眺後遇

商人附載西土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

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

樂預願弟也性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

與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位丹陽尹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塘人年數歲喪所生母謙之

父貽之假葬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

密語之謙之雖小技亦殺幼方詣獄自繫

陸厥為後將軍始安王遙光反厥父聞被誅厥坐繫

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

言不及
赦令

崔慰祖字悅宗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

禍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
毀不滅性正當少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
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劉懷慰字彥泰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為桂陽王
征北拔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
鹽醬冬月不衣絮養孤弟妹寡叔母皆有惠義

陸絳父間為揚州別駕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間
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闈不預逆
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閒延頸乞代死遂
并見殺

陸慧曉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
餘年不仕

劉颯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濂事颯亦謹

王秀之為太子舍人父卒為菴舍於墓下持喪

張冲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

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矣園中取菓菜

流涕薦焉

劉繪為長沙內史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

年食麤糲

劉懷裔晉陽無錫人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

帛不食鹽菜

薛天生晉陵無錫人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
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飾
年穀饑貴僧遠省食以供母

華實晉陵無錫人父戍長安寶年八歲父臨別謂實
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沒寶年至二十不婚
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何永廬江潛人也母王氏爲父所害永與弟黠以此
無宦情

宗測南陽人有高尚之志母喪身負土手植松柏

臧榮緒東莞莒人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中助教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寢
論掃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席耳珍未嘗先食

沈昭光者昭略之弟也昭略文季兄弟子也與文季
同爲東昏所害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
捨母遂見格殺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嘗昭光廷尉

剡縣小兒

史失姓名

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

以小兒又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
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

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庾曜父弘遠為江州長史坐與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曜年四歲抱持乞代命遂并殺之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求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王斯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蕭欲遣參之孔稚珪曰何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褚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位

北中郎廬陵王長史

鮮于文宗漁陽人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

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庾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為撰孝

子傳

毛惠素為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

牀帳屏幃每月朔十五日向帷悲泣傍人為之感傷

終身如此

陶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

卒後家人始贖季立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位大
中大夫

梁傅昭父淡初任宋竟陵王劉誕誕反坐誅昭六歲
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
殷均爲臨州內史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
之手書誡諭曰知比諸惡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
溢甚以酸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
不許故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強
憂懷旣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均答曰奉賜
手令并繆道臻宣言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

勤不及禮但稟生疴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
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黃心迷哀樂唯救厄
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資實聞前典不避梁肉
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
補續如脫申延實繇亭造服閔遷五兵尚書猶以頓
瘵經時不堪拜受

陸襄父開初爲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遙
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開去之間曰吾爲人吏何所逃
死臺軍攻陷城聞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
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

服釋後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
殺害五十許年爲揚州治中以父終此官固辭職高
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
蔡搏仕齊爲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
多難服闋因居墓所

任昉仕齊爲廣陵王記室參軍以父喪去官泣血三
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父遐曰聞昉哀瘠過禮
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
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迴卽嘔血昉父遙本性重棺
槨以爲嘗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箇不得好者昉亦

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
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
昉素強壯腰帶甚充服闋不可復識

沈約仕齊爲通直散騎嘗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
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約子旋爲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射復以母
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

孔休源字慶緒父珮爲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
源年十一而孤居喪過禮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
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淚

韋愛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

柳忱字文若至悵第五子也數歲父世隆及母闕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喪以毀聞位光祿大夫

江蒨為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蓐母沒後嘗以供奠高祖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蓐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蓐味

鄭紹叔為冠軍將軍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為

尚尉卿以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嘗使人節其哭

柳慶遠為征虜將軍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

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

楊公則字君翼父仲懷宋泰始初為豫州刺史殷琰

將叛輔國將軍劉劬計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
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絕良久劬命
還仲懷首公則歿畢徒步負喪歸鄉里錄此著名
袁昂字千里五歲時父顓仕齊爲雍州刺史以叛誅
死藏其首於武庫十年始還昂號哭嘔血絕而復蘇
從兄豸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豸同
見從叔司徒粲粲謂豸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
器自有所在後爲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毀過禮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有孝行頗能
屬文少出孤悼時人莫知其在生母流漂交州道

愍尙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
去交州尙遠乃自負擔肩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
求母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及寄止一家
旦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
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爲
儒林不就

張稷字公喬稷所生母劉氏遘疾歷時稷年始十一
夜不解衣而養文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
起頓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初劉氏假葬瑯琊黃

山後改中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嘗設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

韓懷明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香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讀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棄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吾之恨矣家貧嘗肆力以供其肥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

王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位

金紫光祿大夫

王份爲黃門侍郎以父終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祕書

監

王銓有孝行母病而銓形貌瘦瘠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嘗因得氣疾位丹陽尹

王僉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除成戎將軍始與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

王訓年十三父暕亡憂毀家人莫之識

王瞻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

夏侯亶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

顧協自丁母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位鴻臚卿
范岫字懋賓早孤事母以孝聞自親喪之後蔬食布
衣以終身

王筠爲太子家令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
服闋後疾廢久之

王僧孺好學家貧嘗傭書以養母幼時其母鬻紗布
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滿中及
僧孺爲中丞拜日引騶清道悲父

張緬父張策任衛尉卿爲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
于禮高祖遣戒喻之後爲淮南武陵王郡太守母劉

氏以父沒家貧喪禮有闕遂終不居正室不隨子入
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易衣裳及
還却竝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
私室嘗闐然如貧素者

江柔之爲尙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子革年
十六喪母亦以孝聞革子從簡歷官司徒從事中郎
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
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恨之

江子一字元貞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
終身位南津較尉

王規字威明八歲以下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

褚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

褚球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

褚翔爲吏部尚書侯景圍臺城翔於圍內居母憂以哀毀卒

劉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菴日不嘗鹽酪冬止着單布家人慮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煖氣得睡既覺知之

號慟驅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遣省視

劉孺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菴以毀卒時年十九謚曰孝子

臧盾有孝性母亡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復識服闋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

張暉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暉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

范雲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

之舉兵圍郢城父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名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且又台令送書入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芥長手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

庾黔婁父亡持喪過禮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

劉曇淨解褐安城王國佐嘗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

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為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敦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于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謝蘭字希如年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食蘭曰兒不覺飢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蘊生之匹因名之曰蘭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嘗自守視譬抑

之泰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督侍使於魏會侯
景舉地入附境土交兵藺母慮不得還感病卒及藺
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
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強
歡以飲粥藺初勉強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
卧而卒時年三十八

褚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疾及丁母憂水
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輒嘔血遂以
毀卒

江紉父卒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

嚴植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
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

滕曇恭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
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

甄恬幼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
和飭飲之恬不肯

劉惠鏡父元真爲淮南太守居郡得罪惠鏡歷詣朝
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

庾沙彌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

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醜禍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終喪不解衰經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敎令

沈崇僚字思整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傭書以養母焉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

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今孝之道也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下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詔書擢拜太子洗馬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而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悼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年三十九

荀匠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聞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

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超家醫林太守
征狸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迺于豫章望舟
投水傍人馳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
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
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眇皆爛形體枯
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竟以毀卒

吉憐字彥膚世居襄陽憐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
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
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憐年十五號泣
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埋雖清白

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憐乃擗登聞鼓乞
代父命高祖異之勅廷尉蔡法度曰幼童未必自能
造意卿可取其款實憐詞不移其初見獄椽依法備
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械更令著一小者憐弗聽
曰憐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
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
沈顛內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稱慕
劉香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自居母憂便長斷
腥膻持齋蔬食
劉敦嘗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香之

官沈續父瑀於路為人所殺續布衣蔬食終其身

裴子野生而偏孤為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

哀動家人

賀革為貞威將軍南平太守革性至孝嘗恨祿不及

養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

造寺以申感恩

何黠字子哲父鏢坐法死黠年十一幾至滅性黠弟

字子平

名犯太祖廟諱下字

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

謝幾卿父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

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

毀過禮

臧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

裴之禮居母憂唯食麥飯

庾華字休野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為州黨所稱

劉訐字彥度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

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為伯父所養事伯

母及昆弟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

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

范元琰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

禮親黨咸異之

劉苞字孝嘗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嘗泣時世叔父俊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歎悲無有他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嘗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爲司徒法曹行叅軍不就

蕭子範爲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

袁樞起家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

袁君正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

何某

各與太祖廟諱名同

爲侍御史以父疾陳解何侍疾經旬

身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苦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何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

劉醴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旣富盛嘗有音樂後

母沒十許年醴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終於晉安內史

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還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

庾子輿爲梁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嘗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仍禁其哭泣

李孝緒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

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嘗病癰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

何修之有至性父母亡後嘗設一屋一易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三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

劉善明以母陷于魏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皆散之親友

賀琛會稽山陰人少精三禮郡補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于墓服闋猶未還舍生徒

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投
稍稍集業

到漑遭母憂居喪盡禮所廡開方四尺毀瘠過人
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